

當革命者的理想遭遇生命的悖論——讀哲嘉《避難所與喋血地》

武止戈

這首詩以托洛茨基的流亡終局為鏡，照見了理想主義者最深重的困境。作為一位成熟的詩人，哲嘉巧妙運用“反差”構築全篇的張力：庭院本應是頤養天年的桃源，卻成了喋血的刑場；托洛茨基曾傾覆帝國，卻無力保護自己的四個孩子；他試圖拯救人類，最終連自己都無法拯救。這些對比不是修辭的炫技，而是對革命者命運本質的洞察。

詩中那句“鐵壁銅牆擋不住熟人的偷襲”尤其殘忍——最堅固的防禦系統，最終敗給了人心的背叛。而結尾處“花依舊開，蝶依然飛”與“不過一杯黃土，一場悲涼”的對照，讓自然的永恆無情與人類理想的脆弱形成刺目的並置。那些活過

又死去的花草蟲蝶“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或許正是歷史最冷酷的真相：再宏大的敘事，在自然面前終將歸於寂靜。

哲嘉的筆觸克制而鋒利，沒有停留在政治評判的層面，而是將托洛茨基還原為一個“普通老頭”——他養雞、喂兔、種花，也會在槍擊後僥倖逃生時“驚恐”。這種人性化的書寫，讓悲劇有了更普世的重量：當一個以解放全人類為使命的人，連自己的血脈都無法守護，理想的偉大與生命的渺小之間，便撕開了一道令人沉默的裂痕。

哲嘉的這首詩，給我留下的思考是多層次的，既有歷史的反諷、理想的困境，也有生命本身的追問。

1.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斷裂

托洛茨基曾試圖“以熱血染紅天下的旗幟”，最終卻流亡異國、被最信任的人用冰鎗暗殺。詩中反復出現“傾覆帝國”與“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拯救世界”與“被拯救”的對比，揭示了一個冷酷真相：宏大的革命理想往往無法兌現到最具體、最切近的生命中。這讓讀者不得不去思考——一個無法守護身邊人、甚至無法保護自己的理想，其崇高性

是否仍然成立？

2.權力邏輯的殘酷輪回

“奪權的被專權的放逐”一句，點出了革命者最深的宿命：反抗壓迫的人，一旦成為權力的挑戰者或失敗者，便會落入同樣的驅逐、監視、暗殺邏輯中。鐵壁銅牆不僅沒能保護托洛茨基，反而成了他被困住的象徵。這首詩讓人看到，政治鬥爭的法則往往超越個人意志，即便是一個曾經改變歷史的人，也無法從中真正抽身。

3.人性的脆弱與背叛的荒誕

詩中特意強調“熟人的偷襲”——暗殺者不是敵國特工，而是被托洛茨基視為戰友、甚至像家人一樣接近的人。這種背叛不是來自戰場上的敵人，而是來自日常信任的內部。它讓讀者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信念、忠誠、情感，在政治狂熱或意識形態的驅動下，可以變得多么不堪一擊。

4.自然與歷史的對比：什麼真正永恆？

結尾處“花依舊開，蝶依然飛”“只有那些花草蟲蝶，一代一代活過，死去，卻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構成了一種極為冷靜的對照。歷史中風起雲湧的革命、陰謀、血痕，最終被自

然的時間溫柔而冷漠地覆蓋。理想、權力、生死搏鬥，在更漫長的自然迴圈面前，仿佛只是短暫而微弱的波瀾。詩人並未否定理想的價值，但讓讀者不得不面對一種可能：人類轟轟烈烈的抗爭與苦難，對非人的世界而言，並無意義。

5.“普通”與“非凡”之間的張力

開頭把托洛茨基還原成“養雞、喂兔、種花、曬太陽的普通老頭”，結尾又強調他“不肯彎曲的脊樑”。這種描寫讓人思考：一個真正改變過世界的人，最終能否真正回歸普通的生活？或者說，當他拒絕普通的時候，是否也拒絕了與自己、與家人和平共處的可能？

當一個理想主義者以“拯救全人類”為使命時，他該如何面對自己生命中最具體、最脆弱、最平凡的部分——自己的安全、家人的命運、日常的幸福？如果這些都無法保全，那麼所謂的“拯救”，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包括他自己）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

它不是簡單地否定革命或理想，而是讓人在托洛茨基的遺骸前停下來，靜默地看那朵玫瑰、那只壁虎、那些彈洞，然後自己得出某種關



列夫·托洛茨基墓

世華筆會故事之一——澳洲王斌議員篇

千波

數起來我參加世界華文筆會，已經歷時四屆了，除了第一屆，後面每屆都參加。說到參加世華的一大額外收穫，便是差不多每次都能交上三兩個朋友。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我這人應該算是“社交牛人”，簡稱“社牛”。巴特！我對交友其實沒有太大的期望，人的年齡越大，見得越多，其實能交上的朋友越少，因為大家的人生經歷越來越不一樣，邊界感越來越強。信不信由你。

我第一次見到我們澳洲悉尼南區好事園市獨立議員王斌(Ben Wang)和他太太何瓊，是在去年墨爾本悉尼筆會之後，胖輝主席坐鎮悉尼，在何與懷博士的張羅下，召集了三桌文人雅士還有中醫，在市中心杏園酒家聚餐，說說今年去巴賽隆納和地中海遊輪開筆會的事。席間大家說到澳洲的公共假日——“紐澳軍團紀念日”，其實是一次紀念打敗仗的日子，這跟一般的勝利紀念日，有點兒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澳洲紐西蘭軍團

在土耳其打了大敗仗，戰況慘烈。於是我說到，失敗有時候也可以寫成史詩的，而且比描寫勝利更有勇氣，這也是澳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一種體現，比如Christopher Nolan的電影Dunkirk(中文名“敦克爾克”)，寫的就是二戰時英軍從法國海邊小鎮Dunkirk大撤退從而保存了實力，後來絕地反擊的故事。

我說完之後大家繼續聊天，沒有人有什麼特別的反應，這時候，王斌議員沖我點了點頭說，我也看過Nolan導演的Dunkirk，非常棒的電影。我這才仔細地看了一下王斌議員，他清瘦文雅，說話不急不緩富有條理，有一種淡然謙遜的知識份子自信。這是一種很難描述，但卻是我熟悉的澳洲專業人士的獨特氣質和身體語言。我心裡一下子產生一種“啊，這頓晚餐我沒有白來”的感覺，當然我並沒有說出來。理所當然的，那天晚上我也“認識”了王斌的夫人何瓊，我們加上了聯繫方式。

後來我聽說王斌夫婦也來巴賽隆納和地中海遊輪，而且他倆是素食者。不過我們一直都沒有再見面，直到在巴賽隆納世華筆會開幕式上，胖輝主席過來悄悄跟我說，澳洲的王斌議員

夫婦到了，你去迎接一下。原來他們的飛機票經過戰時的阿布達比，被航空公司改了航班，晚了兩天才到，而且一下飛機就風塵僕僕直奔開幕式和晚宴上來了，連衣服都來不及換，還穿著坐飛機旅行的休閒裝。

那天開幕式我上臺發言其實是我事前不知道的，完全沒有準備，主持人淼淼叫到我的名字，讓我緊接著張輝主席第二個發言，著實嚇得我一激靈。所幸這一年來準備世華筆會，已經對大小細節瞭若指掌，上臺講五分鐘話不是問題。據我觀察，那天王斌議員上臺講話，很可能也跟我一樣，是被“提溜兒”上去的即興發言。當然，對一個擅長對公眾演講的從政專業人士來說，講話當然也不是問題。

開幕式之後的晚宴上，王斌夫婦還表演了一段精彩的雙人太極拳。他們換上了中式太極裝，倆人珠聯璧合動作優美配合默契。他們的太極表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覺得原本帶著“老大爺、老大娘晨練”屬性的太極拳，竟然可以這麼浪漫優雅。哈哈。

巴賽隆納之後我們上了船，當然是地中海豪華遊輪，不是敦克爾克的逃生小破船，莞爾。在遊輪上每天白天我們上岸參觀遊覽，晚上則有淼淼主持的文化沙龍活動，到了海上航行日的那

個最後的晚上，所有的沙龍活動都結束了。王斌議員跟我提議，我們可以自發組織一個遊輪晚上的沙龍活動，就算澳洲作家組織的吧，讓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這次文化之旅的感想和見聞，怎麼樣？我說好啊，我很想聽聽大家對地中海文化的想法。

不過那個晚上說地中海文化，以及對筆會感想的比較少，大家基本上還是“自說自話”，介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創作。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巴特！我們總需要交流分享一下此次筆會帶給我們的感想和收穫，對吧？所以，王斌議員又提議，我們回到澳洲之後，再開一個“世華筆會悉尼分享會”，讓參會的作家和沒能來參會的作家坐在一起聊聊，分享一下。於是我和山林，還有王斌議員夫婦，臨時組成了一個悉尼分享會“四人幫”，大家分工協作，搞起了世華筆會悉尼分享會。

組織這個悉尼分享會，我的工作跟世華筆會正相反，我在世華筆會負責的是“硬體”，也就是筆會的吃喝拉撒；而在悉尼分享會上，我負責的是“軟體”，負責邀請大家發言，收集發言話題，制定發言流程什麼的。而王斌夫人何瓊負責“硬體”，負責找餐館，訂包間，定功能表，甚至義務承攬了製作每位元發言人的PPT電子幕布。有意思的是，去年我們招待張輝主席的杏園

酒家老闆，在王斌議員的轄區好事園市也有一家酒樓，叫“金莎酒樓”，她還願意贊助我們一部分餐飲，讓我們用有限的每人預算，吃上了超值的午餐。

王斌何瓊工作起來特別認真，我們“四人幫”在開悉尼分享會之前，還特意開了一個線上會議，敲定所有細節。通過跟何瓊的工作聯繫，我發現了一個小秘密，我覺得王斌之所以能夠功勞要歸功於他夫人何瓊。何瓊常年為教會組織各種教友活動，是個非常專業的組織者，條理清晰，說話有邏輯，辦事一板一眼，執行力很強，我們合作起來特別愉快省心。當然，悉尼分享會的小瑕疵還是不少，比如某位元作家的電子幕布因為疏忽而缺失，只能臨時補上；張輝主席連線悉尼時，也因為沒有專業音響師而沒有登上大螢幕，這些遺憾只能在下次工作中改進了。

所幸的是，我們還真的準備搞一個“下次活動”——就是在悉尼召開一次小型的

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之友筆會，希望可以深入探討一下文學創作，設立一些主題論壇，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甚至搞個小型辯論比賽等等。如果您有什麼好主意，也歡迎跟我們“四人幫”聯繫，讓我們共同打造世界華人文學的聖家堂吧！

當然，聖家堂歷時一百多年，還是一個尚未完全完工的“爛尾工程”，我們華人文學的聖家堂，也是任重道遠，還在“毛坯房”階段呢。我這麼說，完全沒有對高迪的聖家堂有任何不敬的意思，而是對自己的激勵和鞭策吧。

對了，在下了地中海遊輪之後，我又陪著王斌何瓊還有另外一位悉尼作家曉帆一起遊覽了一次聖家堂。比較遺憾的是，他們沒有來得及另買門票，而錯失了進去參觀的機會。我又一次地為聖家堂的宏偉壯麗而感到震撼，這是一個可以撫慰人的心靈，並給人帶來無窮靈感的偉大建築，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個建築，而成為了一個文化象徵和符號。



於生命、執念與歷史的沉重結論。

櫻桃的味道

張華潔

櫻桃是關中當季的水果。這幾天爬南山的路上，以及昨天進白鹿原後的路旁，走一段就能看到幾處賣櫻桃的攤位。

我前後見到的品種大約有兩種：一種是鮮紅色的，另一種以黃色為主，偶爾泛著點紅。品嚐之下，起初覺得偏黃色的好吃；後來試了剛從果園摘下不久的紅櫻桃，發現也挺好。

人說，今年的櫻桃不如往年，因為前幾天下了雨——在快要採摘的時候遇到雨天，味道就差了。

櫻桃的價格，從15元到25元一斤不等。

昨天，遇到一個果農，他帶我去了他家的幾畝果園。有幾筐剛摘不久的櫻桃，顆粒大，顏色好。我一嘗，覺得味道很好，就說想多買點，送給朋友。他以優惠的價格勻給我一小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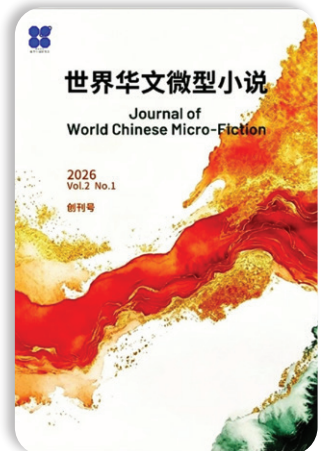
回來以後，挑出幾顆已經開始腐爛的。把已經洗淨的放進碗盆裡，過了兩三個小時再看，碗裡又出現了好幾顆爛的。

於是我有了一個印象：真正新鮮的櫻桃，保鮮期其實很短。而超市里那些放很久都不壞的水果，什麼原因，我說不上來，但應該有人能講明白。

記得問過那個果農，櫻桃還有多久過季？一個多月還有嗎？他說沒那麼長了，大約十幾天就不再有了。

不過，農人的話也不一定全准。我看見路邊那些還掛著果的櫻桃樹，既有早到的，也還有晚熟的。它們各有各的時令，只是這預報的雨天，對它們會是一個考驗。

若要嘗鮮，也還是要趁早。



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主辦(凌鼎年總編輯；劉斌立副總編輯)的《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刊號出版。



王斌議員和夫人何瓊在義大利帕勒莫。

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多元文化研討會
World Chinese Writers Conference Sydney Multicultural Seminar

2026年10月31日 9AM-5PM
18, 225 Clarence St, Sydney NSW 2000 (corner of Market St)

每人25澳元，包括盒飯午餐+茶包茶點

【專題討論】澳洲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華文文學創作
【作品分享】
【主題辯論會】
【澳洲故事】

千波 第五屆世華筆會執行主席
王斌 Ben Wang 好事園市議員 新州政府多元文化辦事處代表

千波和王斌將聯手舉辦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多元文化研討會。